

第十五回 翻新樣狀詞成笑話 寫別字書信寄歪文

話說劉四公子起身就走，月仙上來扯他，那裡扯得住？袖子一摔，匆匆的去了。月仙道：「這不是沒意思嗎？」松筠道：「這個獸物，走了很好。」二人重新坐下，暢談快飲。原來松筠在此，月仙雖然愛他，鴛兒卻不歡喜。從來說的粉頭愛的俏，鴛兒愛的鈔。松筠私自出來，身邊並無銀錢，來過三次，尚未用過分文，鴛兒頗為厭他。

今見劉四公子為他走了，又惱去一個財神爺，格外雪上加霜，恨上加恨，就進來發話，罵月仙道：「你人鬼都不認識，瞎眼的小東西！好端端的個劉四少爺，難道在你身上錢用少了？你反去得罪他！他是相府裡公子，明日惹出禍來，那我可吃不起，而且一家子，開門七件事，雖是老娘承管，總要出在你身上，那裡有白大把人頑？替我滾進去罷！不希罕你接客了。」

松筠聽他七夾八夾的，心裡頗為生氣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嘴裡放乾淨些，這些講給誰聽？」大凡京都開窯子的，總是市井無賴，這鴛兒是出名的母老虎，那裡怕你小孩子？說道：「我們門戶人家，將父母遺體，就的幾個錢，接客也要吃飽了接，打也來，罵也來，不使錢是不來的。莫見惱的惱，都象你少爺，我們這碗飯吃不成了，只好喝西北風罷。」

一席話，說得松筠滿面飛紅，那裡容得？大罵道：「大膽的奴才，你瞎了眼了！把你少爺當做誰？」說著，手一抬，一張桌子飛了多遠，碗盞傢伙打得粉碎，酒菜撥得滿地。進來兩條大狗，在地下搶吃，亂咬亂叫，打成一處。母老虎見打翻桌子，也就急了，嚷道：「不給錢，還打我東西嗎？」話未說完，一張椅子又在頭上過去，正打在窗格上，脫脫落落，這一聲更響得有趣。

母老虎大怒，大叫道：「殺人了！」一頭撞過來。松筠身子一偏，順手一個嘴巴，一個狗吃屎，跌有一丈多遠，松筠趁勢將一張木炕一摔，連炕几都癱將下來。房中這些器用物件，那裡經得他動？一時刻功夫，打得落花流水。又打出來，索性將外邊桌椅陳設，以及板壁等類，打個乾淨，只剩房子沒有拖坍，那個月仙已躲得不知去向。有幾個撈毛火夫人等來解勸，上來一個，跌一個，上來兩個，倒跌一雙。

兩個小書童雖無大用，碰碗盞、掀桌椅也是會的。松筠已是打個暢快，出門上馬，還回頭指道：「你家小心些，在坊裡同你講話。」打著馬去了。

母老虎見松筠已去，爬起來，頭已擦破，睛鼻一樣平，血淋淋的，用手一抹，涂成一個鬼臉，坐在地上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同你這個小雜種拼命！著人快去請劉少爺來，同他商量話呢！」打雜的趕忙去了。

少刻，劉四公子到來，見打得這般光景，又聽母老虎哭訴一番，心裡大動其氣，高聲叫道：「汝力不能肆松筠於市朝，亦必與之偕亡。你就到兵馬司裡告他一狀，連他哥子的官都沒有了！」母老虎道：「還要請人寫狀子呢。」劉四公子道：「不必請人，有硯台筆墨，我來寫罷。」有人送上筆硯，就搖頭閉目，咋嘴動腮的，寫一兩句，抹去又重寫，整整半日工夫，才寫成功。念一遍與母老虎聽道：

今有惡棍松筠，專門花柳陶情，從來沒有錢使，而且最愛打人。老身名為母老虎，其實並不吃人，終日只想餬口，在京開了堂名，但接王孫公子，不接下賤愚民。誰知松筠太毒，打得不成人形，頭上打個大洞，可憐鮮血淋淋。伏望老爺做主，將其活捉來臨，把他狗頭打破，辦他一個罪名，老身方得心快，敢求立刻遵行。

劉四公子念了又念，頗為得意道：「你去告他，見了我這狀辭，自然准的。我還寫封書到他哥子呢。」劉相公回去寫信不題。母老虎到兵馬司去告，兵馬司知道松府勢大，又見狀辭不成模樣，白字連天，趕出衙去不肯收。母老虎又到府尹、九門提督兩處，也是不准。母老虎無法，只得到那部裡去叫冤，卻正值少司寇李公在部知道，比即將狀詞權且收下，著人暗暗調處，半哄半嚇，帶硬帶軟，才說得了事，也賞了一二百金，把狀詞退回。李公就抄成一個底稿，改日與寶珠看。

那天寶珠在花廳同許文卿閒談，門上傳進一封書信，就是劉相府送來的。寶珠取過來，文卿也起身同看，見信面上寫道：「秀卿世兄大人升」，下款是「劉相府拜託」。又寫著「酒資照例」。二人見字跡歪斜，也就好笑。再看到酒資照例，不覺大笑起來，「家人來信，還給酒錢嗎？」寶珠道：「且看信上寫什麼，不知道多少笑話呢。」取出信來，二人念道：

秀卿世兄大人閣下：敬稟者，凡三品大員副都御史，赫赫威然，定然福祿壽財喜；矯矯虎臣，必做公侯伯子男。至於百僚之長，才貌雙全，又其餘事耳。弟象君作宰，童子何知，在府中無事，遂去名妓月仙家，尋花問柳者也。誰知令弟友梅，亦有同心焉矣！弟看事交情義，待他頗好。孔子云：「獨樂樂，不如與人樂樂。」此天之公心者，弟則大公無我焉。豈料令弟竟不念世交情義，待他反情無義者乎？行其炕氣，與其真風，是可忍也，弟則茲不悅。無餘他何，只得趨而避之可也。他在娼家，竟揮其拳而打其人，衝其房而砸其破。此等惡棍，最難悠容。萬望吾兄開天高地厚之恩，施濟扶為之術，言加管束，令彼不得其門而出，庶幾哉真豆無人，而弟遂不安者也。非然者，不先齊其家，欲治其國也難矣！肅此，敬請坤安。伏乞。萱幃朗照不宜。

世愚弟劉沐百叩首淚並書

二人看罷，哈哈大笑。文卿道：「這是老劉的孽弟，天下竟有這種廢物，同他乃兄真是難兄難弟。不通同白字，不必講了，怎麼用起『坤安』『萱幃』來了？他令尊到處說你是個女子，他如今又把你當做娘子，豈不是件奇事？」說著，大笑不止。寶珠笑得如花枝亂顫，聽得文卿話，又笑得伏在桌上，羞得抬不起頭來。

停了半晌，用手帕子擦了臉，歎口氣道：「不料舍弟竟作狎邪之游，鬧出禍來，不是耍處。」文卿道：「頑笑原不要緊，但是劉氏崑玉，萬不可以同處。況且他尊翁很不願意你，看他那神情，常想捉你的空兒。必得小心些，不可授之以隙。令弟年輕，不知利害。」寶珠點頭，深服其論，二人談論一回，文卿辭去。

寶珠回房，將信與紫雲看，紫雲也笑得了不得。寶珠道：「姐姐面前，還是告訴不告訴呢？倒難住我了。」紫雲道：「別說罷，大小姐知道那個亂子，就不小呢。也不能就這麼不問，你背後給他書信瞧，看他怎麼說。你的脾氣我知道，斷不敢教訓兄弟，不如勸勸他罷。」寶珠道：「他同劉氏兄弟來往，總無益處。」紫雲道：「笑你好糊塗東西，這封惡札到你，從此還有來往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說得是，但惡札兩字，切貼不移。」二人笑了一回。

隔一日，李公請寶珠到家，將狀詞底稿與寶珠看，又告訴他如何了事的話。寶珠自然謝了又謝。

是不敢在姐姐面前題起，背後倒著實勸了幾回兄弟。誰知寶林耳朵甚長，竟有風聞，叫寶珠、松筠兩個去問明白了，打了一頓，用鏈子將松筠鎖起來，早間牽進書房讀書，晚間方許牽進臥房睡覺。連寶珠都是罵了一場，幾乎也被打幾下。

如今且說張山人生日，寶珠一早也去拜壽。因為那天是他表叔慶宗丞家有事，張山人款留不住，只好放他去了，約定午刻必來。這裡李墨卿、許文卿等人都留住了。日已過午，寶珠才到，眾人已等了一會，主人就吩咐排席。論張山人交遊廣，來祝壽的闊人也數不清。李墨卿等敘了一桌相宜的，在小書房內是七人，李、許、松三位之外，還有桂榮，椿榮，內閣中書潘蘭湘，右贊善雲竹林，大家推潘蘭湘年長，坐了首席；次席原該桂榮，因桂、椿二位同張府關點親，就讓墨卿，許、松、坐對席，桂榮兄弟坐上橫頭，雲竹林是張山人的孫婿，坐在末位。都是少年英雄，談談笑笑，頗為有趣。

還有些老朋友，如大司寇許月庵，少司寇李竹真，正詹事吳子梅，光祿司卿朱祝三，閣讀學士周伯聲，九門提督晉康，都統納興阿、兀裡木諸人，總在花廳上坐。

且說小書房裡眾人，吃了一回酒，桂榮道：「那天在李年兄處祝壽，行的那個令還有趣，就是難些，我被你們取笑夠了。今天何不也行一行？」潘蘭湘問是什麼令，墨卿一一說明。潘蘭湘笑道：「好是好，過於費心些。我有個令，直捷了當。」諸人道：「請教。」蘭湘遂飲了門杯道：「我是一口一杯，諸君各說唐詩二句。」眾人道：「你先說兩句，給我們聽聽。」

蘭湘想了一想道：「美人捲珠簾，深坐顰蛾眉。」眾道：「底下人那個說呢？還是敘次了。」蘭湘道：「不拘，有卷先交。」寶珠道：「他說五言，君自故鄉來，應知故鄉事。」雲竹林道：「我就是來日綺窗前，寒梅著花未？」對桂榮道：「賢崑玉快說罷。」桂榮道：「我說什麼呢？我說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好不好？」椿榮道：「我偏與你們不同，說兩句七言：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」文卿道：「我看少說幾個字的好，令官是五言，我們不可違背。夫子何為者，棲棲一代中。」墨卿道：「你這話很是。我是席上生風，綠醅新蟻酒，紅泥小火爐。」

眾人說完，蘭湘用手一算道：「松大哥四杯，雲年兄只有一杯，桂老太苦了，共是七杯。」桂榮嚷道：「什麼話，我吃這許多酒幹什麼？」蘭湘道：「你忙什麼？我說給你聽，你圖字就是四杯呢。」文卿道：「哦，我知道了，有個口字，就是一杯酒，他所以說一口一杯。」將自己的詩句念一遍道：「我只有何字，一杯。」

蘭湘數過椿榮四杯，墨卿一杯。椿榮道：「不來不來，你們弄鬆我的。」蘭湘道：「我原說一口一杯，誰叫你們不唔出來呢？就算是我捉弄你們，令是你們自己說的。酒令嚴於軍令，諒你也賴不去！」逼著他飲乾，眾人也都飲盡。

寶珠笑對桂榮弟兄道：「就是我們吃虧。」桂榮道：「這個令不好，又不公道，我是不行了。」雲竹林道：「有個令，我們老泰山常同人行令，還有點意思。」對家人道：「你進去向老太太說，把那副新酒令取出來。」家人答應。少刻取到，見滿滿的一大筒牙籌。不知籌上是什麼頑意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